



文中子篇目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明新安吳中珩校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
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成
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
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
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
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

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子謂董常曰吾欲脩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

子之得蓋其志焉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

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

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得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

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文中子曰卓哉周
孔之道其神之所爲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子
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
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干常惟歸乃有德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子聞之曰凝
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
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
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
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

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
預議者也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
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
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
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子曰或
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
一也稽德則遠賈瓊習書至桓榮之命曰洋洋
乎光明之業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繁師
玄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無苟作也越公以

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
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
利不勸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
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
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
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
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
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子曰封禪之費非古
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子曰易樂者

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
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
者常憂不足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
其猶天乎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子曰
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
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
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
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
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

獄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
少而徵求寡也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
夷乎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離於是
雅道息矣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
矣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遊孔子之
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
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
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

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
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汨彞倫乎孝
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見
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
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楊素謂子
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
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
復使子曰今公能爲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
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

必臨邊也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
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
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
卽戎矣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裴
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
可以理遣何如子曰寬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
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
子曰慎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子曰恕哉凌敬
視人之孤猶已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

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
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
殊俗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
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易不
云乎顯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
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子曰我未見嗜義如
嗜利者也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
山河之固賈瓊曰旣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
以道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

所作也其文典以達子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
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
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
禮樂其有興乎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
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子讀無鬼論曰未知
人焉知鬼

中說卷第一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
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
乎子曰義也清而莊靖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
收也曠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玄齡志
而密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
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或曰董常何
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

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
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群才皆濤所進
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
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
吾不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
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
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填箎而夫子不應我
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
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

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
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
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
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內史薛
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
矣汝往事之無失也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
道者吾未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
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
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

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爲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薛叔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叔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平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

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子藝黍登場歲不

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
子之室酒不絕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
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廣也不居良田古者
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陳叔達問事鬼神之
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
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
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
俛其首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
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或問蘇綽子曰俊
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
太平則亂矣問牛弘子曰厚人也子觀田魏徵
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
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常也無事於
出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子在長安曰歸來乎
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在絳
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
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

左見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與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爲心乎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

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

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

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其餘則動靜慮矣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

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懣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竒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爲可也或問魏

孝文子曰可與興化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
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
或費日也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城之子妻
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子曰
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中說卷第二

中說卷第三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
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
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
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房玄齡
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
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
也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

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
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
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
仕也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
以恕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
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
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
楊遵彥者寔國掌命視民如傷奚爲不終竇威
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北山丈人

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
傷時急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遂房玄齡
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
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遊河間
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中子去之薛收
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
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子曰吾
與彼不相從久矣至人相從乎子曰否也子在
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

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叔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畧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

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

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子曰言取而行違温彦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不治中者也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

散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道之以德懸之以
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
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
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
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子曰
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今之事君也以佞
無所不至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
禮樂也論而不敢辯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
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子問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子宴賓無貳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反必

後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

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
人以為耻我則不耻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
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子曰吏而登仕
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
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公
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
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
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
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
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
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無功作五斗先生
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中說卷第三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疊疊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温彦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

經腹
重

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德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噫

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盡善矣其時乎其時乎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諂其能正乎成王

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
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
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
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豳曰周
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
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
矣哉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
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
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

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
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
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
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
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
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
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中國之道不
墜孝文之力也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
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求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

齒焉則有由也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補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

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爲

問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子遊太樂聞龍舟五更之

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子曰誠哉或問荀彘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

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劔珮鏘如皆
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
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
淵寘猿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
者非其道也董常歌郿柏舟子聞之曰天實爲
之謂之何哉邳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具
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
聚財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
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光
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
與之變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其
次名隱子謂姚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爲能
也或曰廣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子謂
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賈瓊問續書
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
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
曰對曰讚曰議曰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
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

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
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
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
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
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
之道何其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
視之不臧我思不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
存而行之可也歌干髦而遣之既而曰玉帛云
乎哉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

狹之道也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
力乎子謂姚義可與友父要不忘賈瓊可與行
事臨難不變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
與出處介如也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好
奇尚恠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薛宏請
見六經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
子則所不隱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郡人
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鄭和譖
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

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曰必也義乎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四卷終

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荅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一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

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一言乎常曰
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
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
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
覺也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
叔恬以告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其
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
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
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
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
惟策乎子曰續書之有命遠矣其有君臣經略
當其地乎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
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不
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文中子曰
事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
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
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
其惟明主乎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

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已南面而已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傷之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傷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子謂太和之

政近雅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子讀洪範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郅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見縗絰而哭不

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泣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子見耕者必勞之見王人必俛之鄉里不駟雞初鳴則盥嗽具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聖人孰能至之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志其慙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

薛攸曰純懿遂亡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
之不如昔也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子
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
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子謂諸葛王猛功
近而德遠矣子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
復于隍矣賦免爰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
以俟能者子曰好動者多難小不忍致大災子
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故夫卦
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獨行乎子
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子
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子曰佞以
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董常吊死子哭之
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
不相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明王雖興無以
定禮樂矣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
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
與存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
去就相安也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

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文中子曰
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
文中子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
戰德皇國戰無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
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子
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薛方士曰逢
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
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或問韋孝寬子曰幹
矣問楊愔子曰輔矣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

何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賈瓊爲吏以事
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
而無介就而無諂汎乎利而諷之無鬪其捷瓊
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子曰元經其
正名乎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晉宋之王近
於正體於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志也齊梁陳
之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
力也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其於彼心自作之
乎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子

曰彼有以自守也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
經何以不興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
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
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
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矣
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
哉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
而典誥絕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文中子曰諸
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
變鳴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

中說卷第五

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
必也崇貴乎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
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
行矣奚謂不行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
也何以視譜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
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
去其爲帝實失而名存矣或問謝安子曰簡矣

問王導子曰敬矣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子曰恭則物服慤則有成平則物化子曰我未見平者也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禮豈爲我輩設

哉子不答旣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爲美也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爲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薛收曰讚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際斯爲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休命也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唯至公之主爲能

擇焉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
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孟勒於几杖居有常
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薛收曰諫其見忠臣
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
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狡乎逆上吾不與
也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
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故賢人攢
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
帝業可不謂有志之主乎子曰姚義之辯李靖

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
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子謂
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
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
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
何也已矣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邳公問政子
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鬪人以名子謂
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
微言曲而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

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
經濟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
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越公曰
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
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子
出自蒲關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遽我生民
也子爲之宿翌日而行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
鱣鯨非溝瀆所容也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
人何也子曰明內而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

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
禮樂者也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
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辯上下定民
志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
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
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獻公曰天子失禮則
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禮樂之
作獻公之志也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
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

文
中
子
卷
六
四
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
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子曰吾於道屢伸而
已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聖與明吾安敢
處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
者有不行而至者子曰見而存未若不見而存
者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
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子曰以勢交者勢
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子

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頽如也
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
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
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子驟而鼓南風
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
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
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
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門人追之子曰
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

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子之夏城薛收姚義
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
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
魚則潛于淵知道者蓋默默焉子聞之謂薛收
曰獨善可矣不有言者誰明道乎子不相形不
禱疾不卜非義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
不避死義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溫大
雅能之處貧賤而不懾魏徵能之聞過而有喜
色程元能之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慎密不出
董常能之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
早成也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
叔達出遇程元竇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
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遊夫子
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詩云實
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子聞之曰元
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或問長生
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
甚矣人之無厭也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子曰古

之避言人也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也子曰自
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光天
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
之謂乎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文中子曰
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
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子在絳
出于野遇陳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陳
守令勸吏息役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
未嘗虛行也賈瓊事楚公因讒而歸以告子子

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瓊
未達古人之意焉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
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以爲知言文中子曰其
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
知之矣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
安之者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
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
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季弟名靜薛收
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

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

說卷第六

